

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

历史主义的贫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

〔英〕卡·波普尔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1.2-
2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
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

历史主义的贫困

〔英〕卡·波普尔 著

何林赵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7年

Karl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61

伦敦 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 1961年

历史主义的贫困

〔英〕卡·波普尔 著 何林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密云县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1/32 开本 5.75 印张 146 千字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 — 6200

统一书号: 2419 · 010 定价: 1.55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序言——评波普尔和他的贫困	何兆武(1)
历史的说明	(41)
序	(42)
导论	(45)
一、历史主义的反自然主义学说	(49)
1. 概括	(49)
2. 实验	(51)
3. 创新性	(52)
4. 复杂性	(54)
5. 预告的不精确性	(55)
6. 客观性和评价	(56)
7. 总体论	(58)
8. 直观的理解	(61)
9. 定量方法	(64)
10. 唯质主义还是唯名主义	(66)
二、历史主义的拥自然主义学说	(73)
11. 与天文学的比较 长期预报与大规模预报	(74)
12. 观察的基础	(75)
13. 社会动力学	(76)
14. 历史规律	(77)
15. 历史预言还是社会工程学	(78)
16. 历史发展的理论	(81)
17. 解释社会变化还是规划社会变化	(84)

18. 本分析的结论	(86)
三、反自然主义学说批判	(89)
19. 本批判的实际目的	(89)
20. 社会学的技术学方法	(91)
21. 零碎工程学还是空想工程学	(96)
22. 与空想主义的非神圣同盟	(101)
23. 总体论批判	(105)
24. 社会实验的总体论理论	(112)
25. 实验条件的变异性	(120)
26. 概括化是受时期限制的吗?	(124)
四、拥自然主义学说批判	(129)
27. 有没有演化的规律? 规律与趋向	(129)
28. 归结法 因果解释 预告与预言	(141)
29. 方法的统一性	(150)
30. 理论科学和历史科学	(161)
31. 历史的形势逻辑 历史的解释	(164)
32. 进步的制度论	(168)
33. 结论: 诉诸感情的历史主义	(174)

评波普尔和他的贫困

何兆武

波普尔(Karl Raimond Popper)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虽然迟至1957年才以专著的形式正式出版，但它的初稿却早在1935年即已形成。1936年，他以同一个《历史主义的贫困》为题，宣读了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哲学讨论会上，第二篇是在伦敦由海耶克^①所主持的一个讲习班上。随后，他把他的稿子送给某杂志，但被退稿。七年以后，这篇稿子始分期刊登在海耶克主编的《经济学》(Economica)上。这部书从成形到问世，前后经历了二十年之久。

历史主义自从上个世纪末以来，一直是德国乃至西欧史学界的一个热门题目。此词德文原为 Historismus，字面上应该相当于英文的 historism；但是波普尔论述历史主义，却另拈出 historicism 一词。自此而后，英文中 historicism 一词反而成了德文 Historismus 一词的相应词，而 hisrorism 一词竟致被人废弃不用。^②波普尔之所以拈 historicism 而不用 historism，是因为他的历史主义的涵义与德国学派如狄尔泰和梅尼克等人的迥

^① 海耶克也译哈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1899—)，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的作者。波普尔在二次大战前去新西兰任教多年，二次大战后重返英伦任教，都是出自海耶克的推挽。两人的关系之深以及思想的共同基础，可以从他们的著作里明显看出。

^② 参看 A. 多纳甘：《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考察》，载希尔普编：《波普尔的哲学》，拉萨尔（伊利诺伊州）（1974版），第2卷，第906页。

然异趣。在传统的历史主义者那里，所谓历史主义就意味着：历史的意义一般的是可以、或者应该以某种法则或规律加以解释的。同时，每一种世界观也都是历史地被限定的、被制约的，因而是相对于其时代的。传统的历史主义者又大多认为，历史学对经验事实的研究和推论方式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

和这一传统的意义不同的是，波普尔把历史主义严格地限定为历史决定论；也就是说，历史主义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历史的行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规律，因而人们就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所以他使用历史主义一词是指那种根据客观的历史规律解释过去并从而预言将来的历史观。^①在他，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乃是同义语，而他本人则是反对历史主义的。^②任何科学如果发现了客观的必然规律，就一定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例如，天文可以预告日月蚀，地质学可以预告地震。人类的历史过程有没有也象自然世界过程那样的客观规律呢？波普尔的回答是：没有。历史是并没有规律可循的，因而也就是无法预言的。他的这一反历史主义的理论构成为他的史学理论的核心。

波普尔的看法是，史学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解释和描述。“历史学的这两种任务——即解开因果线索和描述把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的‘偶然’方式——都是必要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③但是在这里，他对于所谓“历史的解释”却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是可以检验的，但是“历史研究或历史观点是不可能检验的。它们不可能被反驳，所以表态的肯定就是没有价值的”，于是“这样一种抉择的观点或历史兴趣的焦点，——假如它不可能被总结为一种可验证的假说的话，——我们就

① 参看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纽约1964年版，第50页。

② 有人把波普尔的历史主义径直译作历史决定论。这种译法并不错误，不过它在字面上就和historical determinism没有区别了；同时也不便于和波普尔所论述的其它各种“主义”相对应。

③ K·波普尔，前引著作，第146—147页。

称之为**历史的解释**”。^①历史的解释不是科学，因为它是不可检验的，是假说。当然，他并不认为假说就不可异想天开，或者不可检验的东西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不过，他的整个史学理论确实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历史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把历史的解释误认为就是科学。

二

波普尔反历史主义的史学理论，可以归结为如下的五条论纲：

“（一）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受到人类知识进步的强烈影响的。

“（二）我们无法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预言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三）因此，我们无法预言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四）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否定**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相应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五）因此，历史主义方法的基本目标就是构思错误的，历史主义就是不能成立的”。^②

在这五条基本论纲中，第（一）条可以说是常识，而且作为一种作业前提，一般似可接受。关键是第（二）条，但它的正确性却很可怀疑。为什么人类知识的进步就无法预言或预测呢？自第（二）条以下的第（三）、（四）、（五）条，每一条都是前一条的系论。如果第（二）条不能成立，则第（三）、（四）、（五）条便都不能成立。五条论纲的中心思想是：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获得知识，然而知识的增长其本身却并无规律可循，所以预言就是不可能的。

① 同上。

② 同上书，第Vi—Vii页。

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必经的不可改变的阶段；波普尔则认为这个发展历程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所以是无法预测的。他的主要论据如下：自然界的演变过程和人类无关，而人类历史的历程则和人类（作为认识的主体）是密切相关联的。主体本身就参与了客体（历史）的发展过程；因而客观规律或阶段就会受到主体的影响而改变。预言本身就参与着并影响着历史的过程，所以预言也就不可能是对客观规律的描述或宣告。这就是说，历史主义必然要做预言，而预言又恰好以其自身对历史的作用而取消了规律的客观性。预言之影响历史的进程，就意味着历史主义的预言的自我否定。为了说明这一点，波普尔引用了弗洛伊德有名的俄狄浦斯（Oedipus）的预言为例。在希腊悲剧家索福克里斯的剧本里，先知传神谕说，底比斯的王子俄狄浦斯日后将要杀父娶母；为了躲避这个命运，伊狄浦斯就远离了自己的故土，多年漂泊异乡，但他在归来的途中却无意地杀死自己的父亲，后来又娶了自己的母亲。波普尔对此解释说：正是这个预言本身，乃是导致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原因。他把这种作用称为俄狄浦斯效应；亦而，预言就会影响到被预言的事件的历史过程：从而也就否定了客观的历史规律，这种效应在自然界中是并不存在的，例如人们对日月蚀的预言无论正确与否，都绝不会影响到自然界中日月蚀的客观过程。但是这种效应在人类的历史上，却只能说是太昭著了。例如，只要人们在主观预期到将要发生战争，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预期中行将到来的战争进行种种努力与活动，而这些就又反过来会影响到事物发展的行程。古希腊人行军作战之前要进行占卜，所卜得预兆的吉凶会极大地影响到战略、战术和军心士气，那作用之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又如，人们对股票行情变化所作的预告，无论有无根据，也无论正确与否，是势必要影响到股票市场的变化的。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不但预言，甚至于谣言也会起到类似作用。传说中玛丽·安图娃奈特（Marie Antoinete 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的珠宝大贪污案，

大大刺激了法国大革命前夜法国人民对波旁王朝的痛恨和仇视，从而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又如地震的谣言，虽不会影响自然过程（地震）的本身，却会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的效果，从而也就影响了社会过程（生产停滞、生活紊乱）。客观规律一旦渗入了主观因素，就会受到它的影响而引起改变。于是，预言就改变了被预言事物的本身；因此，历史就没有客观规律可以预言。预言本身，也就是人类知识的本身，就必然影响到被预言的事件的现实过程（即历史）；由此而得的结论就是：真正的预言是不可能的。

预言，或者更准确地说，决定论意义上的预言，乃是科学之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①现在既然在历史研究中，预言乃是不可能的；历史主义也就是不能成立的。历史研究当然不免要有对历史的解释，但这种历史的解释只能是多元的，而不是决定论的，因而其性质就只是“设想性的”和“随意性的”，而决非某种非如此不可（Sine qua non）的东西。^②以上的意思也可以换成另一种以哲学术语来表达的方式：那就是，历史学的命题乃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故而它（或它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先验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历史是不可能预言的。关于人类认识本身会影响到人类历史的进程，——亦即，“对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其本身势必影响到社会生活”，^③——波普尔的论据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西方曾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三

波普尔还有一个攻击的目标，叫作总体论（holism）。他的公式是：历史主义就等于决定论，就等于总体论。他本人反对历史主义，所以也反对总体论。总体论据说必然引向乌托邦工程学。

① 同上书，第14页。

② 同上书，第151页。

③ 同上书，第156页。

与乌托邦工程学相对抗，波普尔就提出了所谓“零碎工程学”（Piecemeal engineering）。它就社会理论而言，就是零碎工程学；就所使用的方法而言，则是“试错法”（trial and error）。这一点在政治上的涵义是明显不过的，那就是要以一点一滴的改良来对抗全面的社会革命。他的反总体论的论点如下：

历史主义是不可能的，总体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建立和指导整个社会体系并规划全部社会生活，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①。逻辑上既不可能，事实上就更不可能了。流行的观点是，部分之和就构成为总体。他认为，这种观点在物理世界是正确的，但在人类历史上却不是。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种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我们所能探讨的只能是历史的某一个或某些个方面。^②总体论的基本立场是“把人类历史当作一条巨大的、无所不包的发展洪流”，但是“这样的一部历史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任何写出来的历史都只是‘总体’发展的某一狭隘方面的历史”。^③这是在责难总体论的时候，波普尔自己也犯了一点总体论的错误，至少是在他的史学方法论上。他误以为在历史研究中，总体就等于细节的总和。其实，这种意义的历史学在史学史上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任何一部写出来的历史都决不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家之写历史有如画家之作画，他只是透过某一点（某一瞬间、某一侧面）而摄取并表现出其整体生命的神髓。历史是有独立生命的，写出来的历史书（至少，一部好的历史书）也是有独立生命的。波普尔这位科学哲学家在分析历史学的性质时，却忽略了它有其作为艺术的那一面。而且历史学，无论是作为科学的概括还是作为艺术的概括，都绝不要求包罗万象。

波普尔强调，历史主义或总体论，由于其自身的谬误，不仅

① 同上书，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81页。

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论上“总体论的实验也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作出什么贡献”，^① 因为，“社会工程师的总体论蓝图并非是基于任何一种可以比较的实际经验”^② 之上的，或者说，总体论的蓝图和实际经验是无从比较的。然而历史主义者却只会以一种唯一的（在波普尔看来是僵化的）思想方式，即以总体论的思想方式去思想；他可以想象变化，但是他只能想象不变条件之下的变化，“他无法想象变化条件之下的变化”。^③ 归根到底，“历史主义的贫困乃是想象力的贫困”^④ 的结果，也就是贫困的思想对于历史主义进行报复的结果。

人类的知识并没有任何永不错误的依据，无论是在智性的层次上还是在感性的层次上。因此，“人类的一切知识，尤其是一切前知，都有可能错误”。^⑤ 然而思想的贫困却使得人们在中世纪把圣书和启示当作永不错误的权威，而到近代则又以理性（或智性）为永不错误的权威。以理性为其权威的科学并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性质，因为没有一种科学理论可以完全被证明是理所当然的（Jusrfified）。一种新科学理论的提出，同时也就带来了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样之多的新问题。新问题同样地有待解决，故此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或者是真理。然而，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什么又是随着他本人提出的反历史主义的理论而来的新问题呢？还是它已不再面临任何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了？对此，他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

四

波普尔的企图是制订出一套能统一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思

① 同上书，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83页。

③ 同上书，第130页。

④ 同上。

⑤ 希尔普编，前引著作，第2卷，第1164页。

想方法论。他的这一工作，往往不免予人以刻意标新立异之感，他喜欢罗列一大堆主义：本质主义、假说主义、演绎主义、唯科学主义、消灭主义等等。然而在把自然科学思维方法引入人文世界方面，他毕竟是当今西方思想界的突出代表之一。

波普尔攻击历史主义，是采取先为历史主义辩护的姿态，发挥历史主义的论点，然后再指责它的错误，进行攻击。就历史和历史学所涉及的范围而言，他的攻击集中于一点，即断言历史没有客观的规律，因而不能预言，——不是在微观上，而是在宏观上。这里的论证是：科学真理必须能够经受证伪的检验，而所谓的历史的规律是不能证伪的，因而就不能成其为规律。自然科学的规律必须是普遍的，但历史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能用科学上的证伪方法来加以检验；历史研究只能称得上历史的解释而非历史的规律。这一论证的前半部分——即历史学不可能有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规律——并没有超出19世纪末以来的新康德学派。但新康德学派主要是就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二者本性的不同而立论，波普尔则更多地是从方法论着眼。他可以说是把新康德学派的观点引申到科学哲学的领域里来。

总体是不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的，所以历史发展的整体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论。所以历史学所需要的并不是牛顿（那样体系的建立者），而是伽里略^①（那样的实验观察者），所以总体论就应该代之以零碎工程学；总体论是有预定的目的的，而零碎工程学则只问个别事件，不问目的。目的永远是总体论的构成部分，^②而目的论则必然导致空想主义。^③于是，空想主义或乌托邦也和总体论一样成了历史主义的同义语，也成了波普尔所反对的对象。他以为任何乌托邦都不能逃避两个缺点，一是其本身内在的矛盾，二是它必然导致暴力。科学是不能、也不会构造出一个乌

① 卡·波普尔，前引著作，第60页。

② 同上书，第64页。

③ 同上书，第85页。

托邦的，——这是他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所着重阐述的基本思想。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他又强调对未来社会的美好信仰无异于相信奇迹，^①那原因在于：我们研究一件事物“只能是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写世界的全貌”，“因为描述乃是选择性的”。^②关于这一零碎工程学的论点，——它在哲学上就叫做“批判的理性主义”——马吉（Bryan Magee）曾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解说：人类就象是在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上的水手，他们可以修改他们所生活于其上的这艘船的任何一部分，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修改它，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一下子全盘彻底改造它。^③

历史事件有别于自然现象的，在于它仅只一度出现，所以是独一无二的，不象自然界现象那样反复出现；这一论点新康德学派已经再三申说，波普尔与此了无新意。如果说他有什么新意，那新意或许在如下的一点，即，自然事变不是人为的，而历史则是人为的，其中包括人的意志、愿望、知识等等。人类的某些知识，如牛顿的力学、瓦特和爱迪生的发明，可以极大地影响历史的行程。自然界与人类历史之间的这一根本歧异，过去是探讨得很不够的。波普尔着重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但他在论述历史学时，却犯了一个不可容忍的谬误。的确，我们并不能观察或描写世界的全貌，因而历史书的描写总是有选择的。然而这个选择，对于历史学家却并非任意的。他所选择的应该是那最足以表明历史的精神的东西。他之略去许多东西，恰好是有助于表现他所要表示的东西。上节已提到，史家写史有如画家作画，他的画面不必表现全部的细节。成功的艺术品在于表现精神，它必然要遗略许多细节。历史学有作为科学的一面，也有作为艺术的一

① 同上书，第50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③ 参看布赖恩·马吉（Bryan Magee, ），《波普尔》，纽约1973年版，第103页。

面。对于艺术的一面，波普尔的史学理论是全然忽视了的。他只萦心于作为科学的历史学；但就这一面，其基本论点也是值得批判的。

五

自1939年起，席尔普（Paul A. Schilpp）开始编辑一套《当代哲学丛刊》；40多年来已陆续出版了20多种。1974年出版其中的第14种就是《波普尔的哲学》。这件一登龙门的事，似乎正式确定了波普尔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的地位得以和杜威、怀德海、罗素等人并驾齐驱。从一个偏远国度里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讲师，一跃而侧身于当代最负盛名的哲学家的行列中间，而且还有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誉；——当代西方思想家的得名之骤，波普尔要算是少数其中的一个；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波普尔大概也应该算是少数其中的一个。

波普尔1907年7月28日生于维也纳，为奥籍犹太人，1928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由于纳粹排犹，他去英国，再去新西兰任坎特伯雷大学讲师；二次大战后，他重返英国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1964年受封为爵士，1969年退休。在政治上，他青少年时，曾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员达20年，而社会民主党是有着特别深厚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传统的；它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一条原则：即，把可以避免的痛苦减到最低限度。边沁功利主义的原则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波普尔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是：最小少数的最小不幸。^①

波普尔年轻时正值一次大战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风靡一时。波普尔认为斯宾格勒既是一个狄尔泰主义上的历史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说斯宾格勒是狄尔泰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是因为在斯宾格勒历史思想中起主

^① 参看同上书，第81页。

导作用的乃是狄尔泰意义上的“理解”；说他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则是因为他“预言”了西方的没落。^①据波普尔自述说：“我在维也纳作学生的时候，左翼和右翼的气氛都是强烈地历史主义的。‘历史是在我们这一边’这个口号，你可以从国社党（及其有关团体）和社会民主党（我和我的朋友都属于它）两方面同样地听到。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社会主义必将到来的科学证明”。^②青年时代的社会思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开始对历史主义理论的研究感到兴趣。此后他毕生的研究和探讨，主要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科学哲学，一个是历史哲学。后一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是《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主义的贫困》两部书。^③两次大战的浩劫引起他对历史进行反思，法西斯和共产党都使他感到恐惧。恐法西斯病和恐共病之成为他后来理论著作中的一条主要的感情线索，就渊源于他青年时这种生活经历的背景。

维也纳学派兴起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思潮不久即在英、美得到广泛的流传，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分析学派，至今不衰。波普尔本人出身于维也纳，虽未参加维也纳学派的组织，但在思想路线上却和他们既有分歧，又复有共同之处，并与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和费格尔 Helbert Feigl与卡尔那普 Radolph Carnap）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深受其影响。分析学派提出经验的可证实性作为划分有无意义的标准，即一个命题如果在经验上是可证实的，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波普尔不承认这一证实原则，而于1933年提出了他的证伪原则作为划分真、假科学的标准。真科学是实验科学，假科学是形而上学，这一点他大致与分析学派相同。不同的是，他承认假科学或者神话也可以发

① 参看希尔普编，前引著作，第2卷，第1173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1172页。

③ 关于他的全部著作，F.E.汉森（T.E.Hansen）编有一份详尽的编年目录，载希尔普编，前引著作，第2卷，第1202—1287页。

展或转化成为科学，只要能经过一番批判。凡是通不过证伪检验的，就是形而上学；但却并不必然就是无意义的。与证实原则相比较，证伪原则有其表面上的逻辑优点；优点在于：无论有多少正当的经验事例似乎都不足以证实一种概括，但是只要有一个反面的事例就足以证伪了。然而，这一区别纯属表面上的，因而是肤浅的。艾耶（A. g. Ayer）就指出：“其实这一区别并不象它乍看上去那么清楚明白”，^①所以艾耶批评波普尔说：“他那体系的基础并不牢固”。^②这个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

六

波普尔的讨论涉及多方面的科学问题，包括量子力学、概率论等专门学科以及方便假设论、思维经济论等思想方法论。构成他思想的一个特点而有别于其他许多人的，是他力图把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打成一片。打通这两者的关键则是他统一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也被称为“证伪标准论”（theory of falsification Criterion），是他企图对这两者一以贯之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应该是证实，而应该是证伪，“进行科学检验的真正企图，就是对理论进行证伪”。^③科学真理必须经过一切可能证伪的考验。反之，凡没有可能被证伪的，就决不可能是科学真理。也就是，真理必须能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检验，而尤其是反面的检验（即证伪）。正面的事例或许还不足以证实，但是反面的事例只要有一个就足以证伪了。例如说，希特勒是战无不胜的；无论希特勒打了多少胜仗都不足以证明这个命题，（因为他也有可能再打败仗）；但是只要他打了一次败仗，就足以证明他决不是战无不胜的。这就是证伪。也就是说，必须是能够经得起证伪的检验的，才有资格配称为真理；凡不可能以证伪方法

① 艾耶：《20世纪的哲学》，纽约1984年版，第132页。

② 同上书，第134页。

③ 卡·波普尔，前引著作，第131页。